

李桂勤：花山湾的烧饼铺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花山支路有一家“小李烧饼”，听说已经开了21年，店老板叫李桂勤。记者的采访时间约在下午2点，没想到正是他忙活的时候。

还好，李老板早已是熟练工了，可以一边干活一边交流。这家铺子很小，只有6平方米，每月租金2000多元，一年就要2.5万，不算便宜。李桂勤夫妇早上4点半起来，5点半出摊，做烧饼一直要做到8点，然后卖到10点收摊；下午则是2点出摊，一直忙到5点半。为适应这种工作节奏，他们在马路对面的花山湾一区租了房子休息，走过

来只要几分钟。

因为对他们来说，时间就是金钱。2002年李老板从淮安来到镇江，那时他只有29岁，在这之前，他在苏州做了三年烧饼。为啥从苏州来到镇江？原来，李老板有一儿一女，主要还是为了孩子生活、上学方便。2017年他在“中南公园物语”买了一套房子，150平方米，花了120万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帮宿迁的丈母娘买了两套房，老家自然也置办了房产，106平方米，连装潢四五十万元吧。这些都是拜这家不起眼的烧饼铺所赐！

现在，要隆重介绍一下李桂勤的老家淮安车桥镇，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，不过镇上却有一道美食——车桥烧饼。按照李老板的说法，现在他们的烧饼比黄桥烧饼还要出名，这主要

得益于当地几十年不断往周边输出烧饼师傅。在车桥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烧饼，那里的烧饼坚持用老酵发面，经过人工揉面再加上碱，与现在一般用酵母发的面迥然不同，因此做出的烧饼既蓬松柔软，又很有嚼头。

这种发面方式颇具技术含量。每天下午，李老板会从自家面团上揪下一小块，留做晚上和面使用。他家的面粉由丹阳面粉厂直接送上门，一包50斤。发面时间四季有别，夏天1小时，秋天2小时，春天2小时不到，冬天则需要3小时。兑碱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，碱少发酸，碱多发苦还涩嘴，这些全凭手上经验。别看这家铺子小，一天却要消耗100多斤面粉，早上40多斤，下午70斤左右。如果换算成烧饼的话，早上不到400个烧饼，下午600多个烧饼，基本上天天卖光。

每天1000个烧饼，数量确实惊人。李老板要价不高，加酥烧饼2.5元，萝卜丝烧饼、椒盐烧饼、甜烧饼都是2元。加酥的三两七钱，其余的都在二两四钱上下，个个用料实在。据他讲，这样的烧饼摊镇江至少有五六家，包括江滨新村、桃花坞、中营街等地，那些烧饼师傅其实都是李老板的亲戚，看来本地烧饼市场被他们瓜分了不少。按照“买一不买二”的原则，烧饼铺只能按地盘划分，大家分好片区后，各自为政，守土有责。而21年前李桂勤初到花山湾设摊，也是因为原来负责这片的堂弟李桂艾

不干了，这才让出了这块风水宝地。

李桂艾在花山湾做了五年烧饼，后来开了三年饭店，之后便转向建筑工程，直接到无锡当大老板去了。不过他总惦记着李桂勤，总想让这位堂哥过去负责工地食堂。可见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烧饼就是敲门砖。当然，淮安人选择镇江卖烧饼还有一大利好因素，那便是此地苏北人较多，他们都喜欢面食，因此青睐这种传统工艺制作的面点。说到此，还要聊聊李桂勤炕烧饼的炉子，这是他自己做的。原先本地的炉子多为汽油桶改造，但碱水对铁皮有腐蚀性，往往一年后就要换桶，而他的炉子系不锈钢打造，包用百年……

至今，李老板仍记得第一天在花山湾卖烧饼的情景，那天只挣了70元，第二天挣了100元，以后逐日上升，这便是成熟营销体系的魅力所在——将一地食客对口味的惯性一直延续下去，前有铺垫，后有继承，细水长流，万事可期。某种程度上，淮安车桥镇可视为烧饼师傅的大本营，居民从小耳濡目染，熟悉这一小吃的制作方法，而“家族式”的异地谋生方式又让这种美食在各地生根发芽。独特的工艺，恰当火候，低调的门面，这些终于成就了匆匆食客心中的一份寄托。好吃不贵的小李烧饼，朴实里透着精致和不将就，对于平和滋味的追求，让它在漫长岁月里沉淀下来。



李桂勤夫妇在修锅 竺捷 摄

黄永玉写馆名

文/吴明宝 沈晓昆

最近，笔者为纪念闻捷百年诞辰编辑的纪念画册完成初稿，寄给闻捷的三女赵咏梅审核，赵咏梅在寄来修改意见的同时，还寄来了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逝世前不久为闻捷诗歌馆题写的馆名。

黄永玉出生于1924年，比丹徒籍诗人闻捷小一岁，是闻捷中青年时代的好友，令人惋惜的是以《天山牧歌》《复仇的火焰》《长江万里》等长诗为代表作的闻捷英年早逝。既是作家、更是画家的黄永玉，其作品丰富多彩，曾担任中国美协副主席、中国美协第九届顾问、中国美协第十届荣誉委员。2023年6月13日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、被称为“一代鬼才”的黄永玉逝世。

闻捷的三女赵咏梅是《闻捷全集》编辑之一，她的夫君李筱是著名《收获》杂志资深的美术编辑，李筱因为工作与私人关系，与黄永玉经常见面。前年，李筱与赵咏梅夫妇来到闻捷诗歌馆参观，发现馆名使用的是印刷体，缺少名人为诗歌馆题写的馆名。于是，李筱再次见到黄永玉时，就向已经97岁的老艺术家提出这个请求，老人家欣然应允，挥毫而就。黄永玉题写的“闻捷诗歌馆”五个字错落有致、充满诗情画意：既有甲骨文与篆书的古风古韵，也有隶书的端庄大气，更有中国画的行云流水。

2019年，由高资街道办事处投资900万元在水台村建造了闻捷诗歌馆。诗歌馆建在清澈、平静而宽阔的水岸边，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，近处有古色古香的龙形长廊，还有飞檐翘角的石舫与凉亭。诗歌馆里有许多名人纪念闻捷的题字，闻捷的塑像与浮雕，与闻捷有关的照片、书籍、报刊、实物等丰富多彩的藏品。各地到访的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对此赞不绝口。

2013年，闻捷纪念馆在高资中心小学开馆，曾任中宣部副部长、文化部代部长、著名剧作家贺敬之题写了馆名。后来，曾经想请百岁寿星贺敬之再写“闻捷诗歌馆”馆名，无奈贺敬之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写字。如今，黄永玉写的馆名出现在面前。

游北固山

文/张平忠

几天前，我陪几位外地朋友游览北固山，他们早就对镇江的山水很感兴趣，此次到访皆言名不虚传。

时值秋日，丹桂飘香，我们兴致勃勃步入景区。映入眼帘的一座四柱三门高大的石牌坊，其势古朴庄重。牌坊东侧的“试剑石”旁石雕的刘备、孙权的立像，两人长袖宽袍，各执利剑，两脸相向。路旁还有一座凤凰池，相传为明太祖朱元璋曾临池召选本地儒生。

北固山，背临长江，枕于水上，峭壁如削，其景色为江南一绝。整个景区的人文景观多达30余处。沿东吴古道拾级而上，“甘露禅寺”古朴幽静，据说刘备招亲的故事便发生在此。在山腰的一块平地上，放眼望去，绵延青山环绕城池，城市山林风貌，一览无余。书有“甘露流芳”的石壁前的大殿遗址，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着甘露寺岁月沧桑的过往；驻足“溜马涧”，似

又传来当年孙权、刘备策马飞奔于山间险道的马蹄声响；往前不远处一只似羊非羊，四腿跪伏，名为“狼石”的石兽，卧于墙根。碑文记载，赤壁之战前夕，孙权与刘备曾在此共商抗曹大计。

步入北固山后峰，隐于古树浓荫下的一座寺院殿堂，尽显“寺冠山”之胜境。登临北固楼，放眼远眺，江山胜景，尽收眼底，东望江中浮玉焦山之清秀；西见耸立江岸的金山之壮丽；近前，扬子江水奔腾不息，气势磅礴；远看一望无际的长江湿地，郁郁葱葱，其景蔚为壮观，令人心境无比开阔。后峰山峦间的多景楼、刘公祠、杨公祠、祭江亭、御碑厅等景观，无不记录着千年岁月中的传奇故事。

沿后峰的长廊而下，“天下第一江山”石刻引得几位朋友连声赞叹。碑文介绍，此为梁武帝来北固山巡游，身临险峻山峰，放眼长江，挥

笔写就的题字。历经数百年风雨冲刷，痕迹渐消，南宋书法家吴琚重新书写了雄浑有力的六个大字，留传至今。石刻碑文前，游人们纷纷驻足观赏，拍照留影。走不多远，一座古老铁塔现于眼前，大家环绕铁塔细细观望，只见铁塔由精铁铸成，塔身雄浑瑰丽，八面四门，塔身铸有佛、菩萨、飞天、双雀与游龙戏珠等精美图案，形象生动。铁塔前，我还见到一位老人正向游客讲述古塔的历史。

从后峰向中峰而行，脚下蜿蜒曲折，长500多米的小道形似一条静卧山脊的长龙，此为“龙埂”。古时，龙埂两侧均为茫茫江水，地势极险。沿龙埂向南行走，有一座建于1930年的“中山纪念馆”，此塔时为当年镇江各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造树遗训而建。距此不远处，还有

一座建于民国年间的气象台。

在北固山中峰山下，有两座隐于茂密树林间的古墓，一为东吴名臣鲁肃墓，一为东吴名将太史慈墓。两位追随孙策，忠心辅佐孙权，为创建东吴大业立下显赫战功。

此番，我们还在北固书场聆听了一场扬州评话，座无虚席的大厅里，说书人黄俊章与徒弟陆丰，轮流登场，绘声绘色地将东吴年间发生在北固山的刘备招亲故事，讲述得生动传神，说到精彩之处，听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。

半天时光，我们漫步于北固山林间小道，欣赏着如诗如画般的景色；驻足于一个个历史遗迹，品味千古江山留存的人文气息；沿途还品读了不少名诗佳作，领略了“第一江山”的无尽魅力。